



圖納殊：來自廢墟、希望

哈登貝格（小號），哈汀指揮倫敦交響樂團
LSO Live LSO0744 DDD - 55:40

1960年出生的英國作曲家圖納殊（Mark-Anthony Turnage）兩部近期的管弦樂作品，由哈丁（Daniel

Harding）指揮倫敦交響樂團在今年二月錄製。

《來自廢墟》為小號及樂隊而寫，是次錄音的獨奏是瑞典大師哈登貝格（Hakan Hadenberger），這部作品2005年創作時正是為了哈登貝格而寫。圖納殊作品風格一直以爵士樂元素為一大特色，這部小號與樂隊的作品也不例外，尤其小號（也包括翼號）獨奏。圖納殊這部作品旨在表達一個多年來不少作曲家包括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、尼爾遜等也創作過的主題：從黑暗走向光明。從兩隻小鼓在舞台左右的對答（SA-CD的多聲道大派用場），到樂隊紛亂的干擾，一直襯托著作似是思想掙扎的小號獨奏。儘管最終音樂步向平靜，可是這寧靜的結尾跟山雨欲來的開頭甚為相似，小號在高音區的長音，像是哀鳴多於解脫的歡呼，分置兩邊的小鼓以強奏的對答結束，也許作為二十／二十一世紀的作曲家，圖納殊仍會懷疑我們是否能夠達到一個絕對平和的心靈之旅？

《希望》這首曲目標題已可堪玩味，原文《Speranza》是意大利文的希望，也是文豪王爾德母親的筆名。四個樂章（原有五個樂章，首演後刪除了第四樂章）分別是四種語文的「希望」，依次為Amal（阿拉伯語）、Hoffen（德語）、Dochas（蓋爾語）及Tikvah（希伯來語）以表達他的靈感源頭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紛爭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他從小接觸的愛爾蘭問題。從受到委約一開始的以自殺為主題，到最後換成希望，圖納殊還是渴望他的音樂能夠帶來心靈的解脫？樂曲的編制某程度上令人聯想到古典交響曲，尤其在第三樂章用上快樂章更有點諧謔曲的意味。哈汀與圖納殊在倫敦交響樂團的YouTube頻道上的訪問也提到現在大部份委約的管弦樂作品都是『上半場』曲目，也總是要有獨奏或獨唱，好讓請一位大明星坐陣以增加叫座力。哈丁說：「我很感激圖納殊寫了一首放在下半場的新作，我很有信心可以帶著這部作品到其他樂團演奏。」

儘管圖納殊沒有為作品配上交響曲之名，雖不中亦不遠矣。如果以馬勒的名言「交響曲應包羅全世界」，圖納殊這部接近四十分鐘的作品實無負交響曲之名。模仿各地民歌的旋律加上不時出現的爵士樂節奏，各式古怪樂器如中歐的欽巴隆琴（高大宜與巴托也曾在管弦樂作品中使用）、日本寺廟用的鐘、印度的塔布拉鼓、非洲鼓，以及第二樂章非常吃重擔任主奏樂器的duduk（一種阿美尼亞的雙簧吹管樂器，類似中國的管子），而更重要的是一個無分地域或種族的共同主題：希望，成就了這一部感人的現代作品。

也許對很多人來說，現代音樂等於沒頭沒腦以效果堆砌的「一團聲響」，但筆者相信，如果聽眾能打開心扉，接受

一部沒有明顯旋律（不是沒有旋律）與傳統曲式的音樂，當你聽到第四樂章那很像以色列國歌《希望》的調子出現時，或者你會明白圖納殊對世界和平的希望，或者你會眼框濕潤如筆者。[朱振威]